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 
第二十七回 寄柬留詩別妻訪友 拜請濟公占卦尋夫

話說高國泰二次回城隍山，仍在舊屋子居住。那天晚間，同陸氏對坐。國泰說：“娘子，明天我要訪友去。”陸氏說：“官人明天出去，我還有二百錢，是我姑母與我買針線的，官人拿去作茶點之用。”說完便拿出來，國泰含有愧色，接在手中，說：“娘子，安息罷。”陸氏安眠，國泰坐在燈下，癡呆呆發愣，仰天長嘆，徒喚奈何，心中一陣難過，提筆寫了三張字柬，壓在硯臺之下。待至天明，意欲喚醒妻子，又怕煩悶，站起身來，硬著心往外便走。廟中有一位香火道，姓馮叫馮順，今已六十多歲，老者起的早，在院內掃地，見高國泰出來，問道：“高先生因何起得這般早？”國泰說：“老丈你開下門，我要下山訪友去。”馮順開了門，高國泰下了城隍山逕自去了。陸氏醒來，不見丈夫，不由的大吃一驚，連忙到外面各處尋找，聽馮順說：“高先生清早就走了。”陸氏連忙到屋內各處找尋，祇見那邊有三張字柬，頭一張字柬上寫的是：“時衰運蹇度日難，含羞無奈住尼庵。佛門雖有親情意，反被旁人作笑談。”陸氏看了這首詩句的意思，雲是自己因為貧寒，不能養家立業，與妻子托身廟中，豈不為人恥笑。再看那第二張是：“此去他鄉少歸期，生死存亡自不知。大略今生難聚首，有緣來世做夫妻。”陸氏一看這二句詩是絕話，此番一去，沒有回來之日，死活不定，大概不能團圓，再結來生之緣。又看那第三首是：“留書落筆暗含悲，恨我無能更恨難。寄與賢妻細參悟，托身另找畫蛾眉。”陸氏一看這第三首詩，放聲痛哭，五內皆裂。正在悲慘之時，老尼姑過來問道：“侄女因何這般傷感？”陸氏就把高國泰留了三首絕命詩走了，大概是九死一生。老尼姑說：“兒呀，不要著急，我倒有個主意，現在西湖靈隱寺有一位濟公，乃是在世的活佛，能掐會算，善知過去未來之事。我派香火道馮順去到靈隱寺，把他老人家請來，給占算占算，高先生上哪去了？落在哪方？派人士把他找回來。”立刻陸氏說：“既是如此，趕速派人去請濟公。”

老尼姑派馮順下山去請濟公，第一次到靈隱寺，濟公不在廟裏。第二次去請，見兵圍靈隱寺。第三次馮順一打聽，濟公被秦相鎖了去，因此耽誤了三四日。那天馮順又下山去找濟公禪師，見羅漢爺同著趙文會、蘇北山正往山上來。馮順趕忙跑過來行禮說：“師父，你老人家可來了。我連次到廟裏去找你老人家幾次，今天你老人家為何這般消閑？此時上哪裏去？”濟公說：“我要到你們廟裏找老尼姑，我們送一個人出家。”馮順說：“好好好。我們當家的，正要請你老人家有要緊事。”趙文會、蘇北山問道：“你們的廟裏有甚麼事？”馮順就把那高國泰之事，由頭至尾，一五一十，詳細說了一遍，眾人方纔一同奔進庵來了。

馮順前面引路，進了廟來，到得西院。那院是三合房，東西房各三間，北房三間。馮順同眾人進了北房。趙員外一看，屋中甚是清潔，北牆旁一張條桌，上面擺了許多經卷。頭前一張八仙桌，兩旁有椅子。濟公在上首椅子上坐，趙文會在下首坐下，蘇北山在旁面椅子上坐定。抬頭一看，見正面牆上有一副對句，寫的甚好。當中一張大挑，上寫的是：惟愛清幽遠世俗，靠山搭下小茅屋，半畝方塘一盞水，數棵柳樹幾行竹。春酒熱時留客醉，夜燈紅處讀我書，利鎖名韁全撇去，一片冰心在玉壺。”兩旁又有對句，上寫的：“青山不改千年畫，綠水長流萬古詩。”下面落款，寫的是高國泰拙筆，蘇北山一看說：“聖僧，你看高國泰真是風流才子。方纔聽馮順之言，果然不差。你看這對句，寫的筆跡甚佳。聖僧，你老人家大發慈悲，把他找回來，我成全成全他，給他找個學館，待至大比之年，我再贈他銀兩，叫他求取功名。”和尚說：“好，這也是員外的功德。”正說之間，老尼姑清貞領著徒弟、侄女，一同前來參拜聖僧，求羅漢大發慈悲：“這是我侄女陸素貞，祇因他丈夫高國泰把我留在我這廟中，不言而喻，今天已三四日，求聖僧大發慈悲，給占算占算。”和尚說：“那個容易，我們今天救了一個人，乃是名門之女，誤入煙花。他意欲出家，我等打算送你這廟裏來，你收個徒弟罷。”老尼姑說：“師父吩咐，弟子從命就是。”趙文會說：“少時就送到，我施捨給你廟裏二百兩香資。”老尼姑謝過趙員外，還求：“聖僧先給占算占算，高國泰落在哪裏？”濟公按靈光連拍三掌，和尚說：“啊呀，完了，完了！”陸氏娘子在旁邊一聽，嚇得面色改變說：“聖僧慈悲設法搭救搭救。”清貞也苦苦哀求，和尚說：“此刻有了甚麼時光？”馮順說：“天已到了午初之時。”濟公說：“這個人刻下距此有一百八十里路，天要到落日之時，他有殺身之禍。”蘇北山說：“師父，你老人家慈悲罷！”和尚說：“我要找他回來，你可以代他成一個學館。”蘇北山說：“弟子成全他便了。”濟公說：“你派家人同我去叫他，帶二百銀子盤纏。”蘇北山說：“蘇祿，你快去錢舖之中，去取二百兩銀子，同聖僧去找高先生。”清貞說：“馮順，你同濟公前往。”陸氏連忙叩首。濟公說：“趙文會，蘇北山，你二人待迎春香來，送他出家，你二人再走。”二人答應。

蘇祿把銀子取來，濟公同二人出了清淨庵，到了山下，往前走一步，往後退三步。蘇祿說：“師父，你老人家到黑還走一百八十里路，連八里路也走不了，你老人家要換個樣走容易哪。”和尚說：“換個樣走不難，向前走兩步，向後退三步。”馮順暗地祇是笑，說：“師父，你至黑走回去了，這樣走如何是好呢？”濟公說：“我要快走，你跟的上嗎？”二人說：“跟的上。”濟公說：“好，我就走。”說完，行行，往前就跑，轉眼就不見了。那二人連忙追下去，祇跑了有二三里之遙，二人走的渾身大汗說：“咱們到樹林之內休息罷。”二人方一進樹林，和尚說：“纔來呀。”二人說：“我等連休息都沒有，你老人家早來了。”和尚說：“我倒睡了兩個盹了。那腿是你兩個人的？”二人說：“我們腿長在身上，這不是我們的是誰的？”和尚說：“倒是你二人的，我一唸咒，他就走。”馮順說：“好好，你老人家來唸咒罷。”和尚見二人都站好了，說：“我唸咒了。”口中唸唸有詞，說：“唵嘛呢叭咪吽！唵嘛嘛。”那二人身不由自主，兩腿如飛的跑下去。蘇祿祇叫道：“師父，可了不得了！前面皆是樹，撞了，准死不疑。”和尚說：“不要緊，都有我哪，到了那裏就撞不上。”二人果然到了那裏，穿著樹就過去了。

正跑著，見由村裏出來一人，手中拿了一個碗。濟公睜眼一看，這是一個逆子。此人姓吳名叫雲，家裏就是他寡母。今天吃包餃子，他母親都做好了。吳雲回去一瞧，沒打醋，他就惱了，說他母親：“年紀越老越昏，哪家吃餃子不打醋？你真是沒用！”他母親也不回言。他賭氣出來，拿了碗打醋，被濟公看見，濟公早已占算明白，用手一點指，這吳雲也就跟了馮順二人跑，不由的喊叫道：“我不往哪裏去呀！這是甚麼一段事？我的腿要瘋呀！”三個人耳朵內，祇聽呼呼風響，彷彿駕了雲一般往前跑去，見眼前白亮亮是河。蘇祿就叫：“聖僧，休叫我跑了，面前是河呀，跌在裏頭就死了！”和尚說：“不到緊，加點勁就過去了。”來到河這裏，彷彿如飛，就過了河。蘇祿想：“我快找株樹抱住就得了。”好容易見有了樹，蘇祿忙一抱，栽倒在地。馮順也跌倒在地，那打醋的人也跌倒。和尚來到說：“你們起來。”三個人說：“起不來了。”和尚掏出一塊藥來，分給三個人吃。三個人覺得身體能活動，站起來，吳雲直發呆。由那邊過來一位走路的，蘇祿道：“借問這是甚麼所在？”那個回道：“這是小劉村。你們幾位上哪裏去？”蘇祿說：“我等由臨安城上餘杭縣去。”那人說：“你們走過來了，祇離餘杭縣二十里地面。”吳雲一聽：“哎呀，把醋碗也摔了，餃子也沒有吃，出來二百里之遠。如今怎麼回去？”和尚說：“我還把你轟回去！”吳雲說：“可別轟了，我一個站不住，上了北塞，我怎麼回來？”自己由這裏走了兩天一夜，纔到了家。自此見了化小緣的和尚就跑，把窮和尚怕在心裏。

這且不表，單說蘇祿向聖僧問道：“你我今日可是往餘杭去找高先生麼？”濟公說：“正是。”三個人於是直奔餘杭而去。

羅漢爺又做出一件驚天動地之事，搭救高國泰。

不知後來之事究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